

中美关系的改善将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三对双边关系不在一个层面；

新形势下的

中日美三边关系

□吴心伯



日两国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对于日本来说虽然其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础是日美关系,但由于中国的日益崛起,东京越来越感受到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对日本来说,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同中、美均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尽管对美关系仍优先于对华关系),避免同任何一方

的关系过于疏远。
其次,从亚太地区层面看,中美、美日和中日这三对双边关系的份量是不一样的。中美关系处在第一层次。中美是亚太地区最有份量的两个大国。中美合作是地区安全最有力的保障,在促进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稳定方面,中美两国的作用更无须赘言。尽管中国对本地区经济的影响力还不如日本,但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和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已经显示了中国成为经济大国的前景。

美日关系的重要性处于第二层次。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两个经济强国,美国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亚太和全球的经济格局。从战略上看,由于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位居各国之首的力量输送能力,加之日美同盟又使美军在东亚拥有军事基地和前沿部署,因而美日关系对地区安全形势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所处地理位置的局限和二战政治遗产对日本的制约,美日关系对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又被局限在亚太的海洋部分。

中日关系处在第三层次。这主要是因为中日两国目前都只是地区性大国和一般性强国,而非完全意义

在研究新形势下的中日美三国关系时之所以用“三边”而不是“三角”,一是因为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环境中,这三者之间已不具备根本的战略上的对抗性;二是因为中日、中美和美日这三对双边关系之间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零和”关系。本文着重探讨两个问题,即当前中日美三边关系的特点,以及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三边关系的特点

首先,在三边关系中,每一方所处的地位和对其他两方关系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作为冷战后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三边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选择同北京和东京关系的状态:或亲中疏日,或亲日疏中,或同时与中日两国发展较密切的关系。美国处理同中、日关系的下限是它不能同时疏远这两个东亚大国,否则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和利益就会受到灾难性的影响。而对中国和日本来说,它们在三边关系中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中国优先发展经济的国策决定了其必须与当今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美、

上的全球性大国，因此这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东亚。只有当美国与中、日这两个东亚大国的关系同时出现严重的紧张，或者美国从东亚实施战略收缩时，中日关系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才会大大提升。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两种情形都不大可能发生。

第三，在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美日关系都在摸索重新定位。在此过程中，三对双边关系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波折。美日关系曾一度面临着“经济第一”还是“安全第一”的选择。克林顿政府曾把经济问题摆在美日关系的首位，激烈的贸易摩擦曾一度使美日关系趋于紧张。后由于日本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加之华盛顿意识到必须继续把安全作为美日关系的基础，并对美日同盟重新定义，美日关系才恢复了稳定。中日关系在1994年以后围绕台湾问题、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中国的核试验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日美安全同盟的再定义问题等出现了磨擦。这些层出不穷的纠纷揭示了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即日本如何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以及中国如何接受和容忍一个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去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要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中美关系自1989年以来因人权问题、经贸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而几度出现严重紧张状态。困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重要性，如何重新确定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和框架，以及如何行之有效地同中国打打交道。在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为处理日益密切同时也更趋复杂的两国关系奠定了重要的指

导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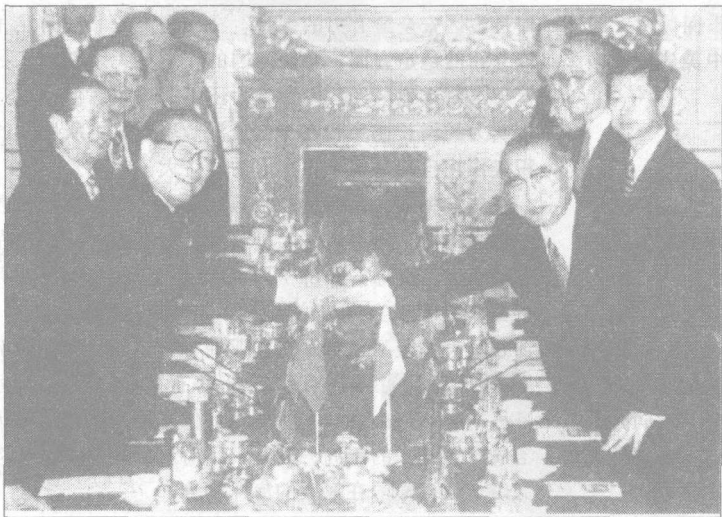
第四，三边关系蕴含“潜在对抗性”。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美日重新定义并强化了双边安全同盟，把着重点从冷战时代保卫日本列岛的安全转移到维护地区的稳定，用意之一是提防和牵制中国。这样在中日美三边关系中，便形成了美日联手对华的态势。该态势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或紧或松、或隐或显地存在下去，这是建立良性互动的三边关系的主要障碍。

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克林顿政府同中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美国对华政策和其亚太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它不可避免地要对中日美三边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有助于推动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当前三边关系的态势是，美日关系过分强化、中美关系改善刚刚起步、而中日关系则相对滞后。克林顿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积极谋求改善对华关系，两国关系在两国元首实现成功互访后所出现的积极的发展势头，无疑使日本感到其对华政策慢了一拍，这意味着它在进入中国大市场的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日本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始终怀有某种不安。对于当年尼克松总统打开对华关系的所谓“越顶外交”，日本至今仍有些耿耿于怀，生怕再次被“晒”在一边。如果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平行发展，日本不仅可以谋求更多经济利益，同时还能争取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进行更多的协调，从而提高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发言权。

其次，中美关系的改善将有利于创造一个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环境。对中国来说，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日本谋求通过美日安全同盟从战略上牵制中国；二是日本军事能力的增强和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前景；三是台湾问题。华盛顿表示要以接触而不是遏制的手段同中国打交道，视中国为战略伙伴而不是战略对手，这有助于减轻中国对美日安全同盟的疑虑，也有助于缓解中国对日本联美制华意图的警惕心理。在台湾问题上，尽管日本有自身利益的需要，但鉴于该问题的敏感性，日本基本上是跟着美国走。在中美关系的新一轮发展过程中，克林顿政府承诺了对台政策的“三不”方针，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



1998年11月，江泽民访日时与小渊首相会谈。

编者同志：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十三国3月24日起悍然对南斯拉夫发动侵略战争，贵刊刊登的稿件中不断出现“南联盟”字样。

应当指出的是，这是对南斯拉夫国名的误译。南斯拉夫的国名是：Savezna Republika Jugoslavije(英文为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塞尔维亚文中的 savez 是一个多义词，它的含义相当于英文中的 alliance, league, federation, union, association, 中文视不同情况可作“同盟”、“联盟”、“联邦”、“联合会”、“协会”……解。

但它的形容词 savezni 在南斯拉夫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般作“联邦的”解，如：

米洛万·安东诺维奇—科布利什卡编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英语词典》解：

savezni: federal, united; 例: savezna republika: federal Republic.

莫顿·本森编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英语词典》指出：

Savezna Skupština: Federal Parliament(联邦议会)；

Savezno Izvršno Veće: Federal Executive Council (“联邦执行委员会”，即南前政府)；

Savezno Veće: Federal Chamber ([议会]联邦院)……等等。

伊利亚·佩特罗维奇编的《英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词典》解：

“南联盟”应当是“南联邦”

federal:

savezni, federalan

克拉伊奇博士编的《外来语缩略词词典》解：

federacija: savez

federalan: savezni

另外，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联邦制”国家与“联盟制”国家是有区别的。联邦制国家中联邦政府(中央政府)权力比较集中，而“联盟制”国家是指由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新国家，或者若干主权国家的同盟，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英文一般用 union 来表述，它与邦联(confederation)相近。历史上1707年的英格兰和苏格兰，1781年至1789年的美国就是这样一种体制的国家。进入本世纪只有1922年~1991年的苏联是这样的国家。(按照列宁的设想，苏联应当成为这样的国家，斯大林上台后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有许多失误，加之“个人迷信”盛行，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致使中央高度集权，超过了一般联邦制国家，损害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权益，这也是导致苏联最终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面提到的南斯拉夫国名英文译法不是本人的“创造”，而是南斯拉夫官方所定。从“名从主人”的原则出发，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南斯拉夫人自己的意见。

编安！

达洲

1999年4月15日

主张；不支持台湾加入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在美国对台政策趋紧的大背景下，日本也在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重申了遵循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第三，中美关系的发展会使中日美三边关系出现良性互动的局面。这里所说的良性互动是指一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会促进而不是妨碍其他两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美日强化安全同盟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后者含有牵制第三国(如中国)的意图，前者则无针对第三方(如日本)的动机。因此，当美日军事同盟被重新定义时，它不可避免地要对中美和中日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中美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则不会妨碍中日、美日关系的发展，相反，还有助于抑制美日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即针对中国的方

面)，并带动中日关系的改善。事实上，在中美关系渐入正轨的大背景下，北京和东京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都在上升。

因此，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较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增强，双边关系在中日美三边关系中的分量上升；在此背景下，美日关系的分量相对下降，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一面也有所淡化；中日关系将在综合考虑历史与未来、政治与经济、美日关系与美中关系等因素的基础上重新定位，本着务实和互利的原则，两国关系可望得到改善和发展，其重要性将有所提高。三边关系在整体上呈现稳定、平衡和良性互动的发展势头。(此文的主要内容曾载于今年第2期《世界经济与政治》)▲